

晚上,我在家里制订新学年教导处工作计划,有人敲门。

学年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,不断有人敲门。要求转进、转出的学生不少,我这教导主任好像成了供人叩头的菩萨。可那东西是能收的么?要求转进的不是学习一团糟,便是表现不好;要求转出的个个是好学生,不然为什么提东西来求你?但你要要是收下东西、敞开大门,学校也就关门了。

所以对于礼物,我是一概不收。可有的送礼者不管你收不收,放下东西便走,不收也得收,我还得追过去,真是难看……此刻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,笃笃!笃笃!笃笃!我问:“谁呀?睡着了!”

“韩老师……主任!”门外是个小女孩的声音,这让我有点惊讶。

我起身去开门,原来是叶子,我同校张友芝老师的女儿。叶子手捧一个大纸盒,仰脸愣愣地朝我望。她12岁了,在我们学校读六年级。我让她进来,请她坐。她抱着纸盒坐椅子上,眼瞧我桌上的纸笔。我退身也坐下,说:“你把东西搁桌子上。”

“不,我就抱着。”小家伙说,像怕被谁抢了去。

“纸盒里是什么?”“好东西。”

“是不是送给我的礼物?”“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。”

我问:“帮什么忙?”她问:“上一年的市三好是不是我?”

其实,这小家伙一来我便知道,她是冲着市三好而来。每学年学校都有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,评上了就能保送上市重点中学,所以年年都竞争激烈。不过,只要毕业班有学校内部职工子女,并且学习表现都较好,这名额基本上都会照顾他们。我们的原则是同等条件,内部子女优先。现在哪个单位不是这样,不照顾内部职工行吗?叶子学习表现都不错,今年的市三好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是她。

但还没最后决定,权在教导处,也就是等我一句话。张友芝老师放心不下,几次向我掏底。我没向她交底,连暗示也不能,这也是原则。前天张友芝送我一把蒜苗,昨天送我几条黄瓜,说是自己园里种的吃不完……这现在又叫女儿来送什么?这对孩子的影响多不好。我皱了皱眉。

# 开学“送礼”记

□韩辉光

3

4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 □孙洪敏



5

“我够不够当市三好?”叶子问,低头看了一下纸盒。

“你想当市三好吗?”

“当然想,市三好谁不想,又光荣、又保送上市重点。”

“那你说你够不够市三好?”

“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学校会评我,因为我是内部教师子女。”

“那你还送来礼物干什么?”

我略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?想请你帮忙。”

“帮什么忙?”

“拜托您,别评我,你能帮这个忙吗?”

我愣在那儿了,半天说不出话。求我的人不少,像叶子这样求帮忙的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我打量小家伙,白白嫩嫩,花褂花裙,像只彩蝶。课间总见这彩蝶到处飞舞,总听见伙伴“叶子、叶子”地叫她。

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,犯了经验主义错误。“叶子,你!为什么不要评你?”我问。

“反正不要评我,您就帮我这个忙吧!只是您别对我妈讲,是我自己来求您不评的,她要是知道,我就别想活了,您一定得保密!”

这个忙还真不好帮,我怎么向她妈妈交代?张友芝的大嗓门全校有名,不吵翻天才怪。而且她也不是没理由,她会质问,叶子哪样不行?不是同等条件内部子女优先吗?怎么一轮到她就不优先了?叫我怎么回答?

小家伙见我不作声,知道我在想什么,问:“你也怕我吗?我妈确实凶。不过你不用怕啊,您是领导怕什么,胆子就那小?”我笑起来,逗她说:

“那你送我什么东西呢?”

小家伙这才将那纸盒搁桌上打开,揭去一层又一层蓝绸布,小心翼翼取出里面一样样东西,摆了一桌:有洁白如玉的海石花,有色彩斑斓的贝壳,有做工精细的藤编小花篮,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泥人,还有布娃娃、绒线狮毛狗、椰壳小姑娘……我数了数,共36件,让人眼花缭乱。

“你的同学真好。”“是啊!……我觉得她们都够评市三好……”

叶子垂下眼皮,神情有点黯淡下来。过了一会儿,

才说:“韩伯伯,那就这样啦!我送你椰妹,你不评我市三好。那说好啦!”

见我没作声,她以为我嫌东西少,又说:“那就再送你个海石花,这是第二好的,摆桌上很好看的。你划得来了,我再不加了。”

我不忍心再逗她,就说:

“叶子,你的心思我懂了,但现在还不能保证不评你,我们还要经过研究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小家伙就从我手中要回椰妹,说:“那就等你‘研究’再说,不评我了再送你东西。”

随即那桌上的宝贝统统收回纸盒里,盖上一层又层蓝绸布,抱起走了。她一点儿也不跟你讲客气,有这样送礼的吗?这个叶子——椰妹!

2

我起身去开门,原来是叶子,我同校张友芝老师的女儿。叶子手捧一个大纸盒,仰脸愣愣地朝我望。她12岁了,在我们学校读六年级。我让她进来,请她坐。她抱着纸盒坐椅子上,眼瞧我桌上的纸笔。我退身也坐下,说:“你把东西搁桌子上。”

“不,我就抱着。”小家伙说,像怕被谁抢了去。

“纸盒里是什么?”“好东西。”

“是不是送给我的礼物?”“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。”

我问:“帮什么忙?”她问:“上一年的市三好是不是我?”

其实,这小家伙一来我便知道,她是冲着市三好而来。每学年学校都有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,评上了就能保送上市重点中学,所以年年都竞争激烈。不过,只要毕业班有学校内部职工子女,并且学习表现都较好,这名额基本上都会照顾他们。我们的原则是同等条件,内部子女优先。现在哪个单位不是这样,不照顾内部职工行吗?叶子学习表现都不错,今年的市三好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是她。

但还没最后决定,权在教导处,也就是等我一句话。张友芝老师放心不下,几次向我掏底。我没向她交底,连暗示也不能,这也是原则。前天张友芝送我一把蒜苗,昨天送我几条黄瓜,说是自己园里种的吃不完……这现在又叫女儿来送什么?这对孩子的影响多不好。我皱了皱眉。

# 风筝一定飘在天空吗?

□寇建斌

公交车正平稳行驶着,突然来了个紧急制动,车身剧烈震颤了下。身上某个机关好像被触动,她暗叫一声:糟糕!

她这事儿向来不受掌控。近来忙得像打仗,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,谁知它不甘寂寞,找了个最不合时的時間早早来了。而且,她今天偏偏鬼迷窍穿了条纯白色裤子!正值客流高峰期,车上坐着满是人,她仿佛瞬间石化,直挺挺地坐着,一动不敢动。

“找死啊!”公交车司机把头探出车窗,冲斜刺里飞驰而过的小车爆了句粗口,气呼呼地挂挡,加油站重新上路。

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挤到她身边,手里拿着一只风筝,紧紧护着,举给她看,“大姐,我的风筝漂亮吗?”

她坐在右侧的单座,小女孩坐在她身后,上车时她看到了这个小女孩,当时她正埋头摆弄这只图案颜色都很夸张的卡通风筝。风筝比较大,在逼近晃荡的车厢里难以存身。

她坐下后,身体前倾,有意躲着风筝,还是不时被碰到,有次还险些挂住头发。她擦了眼小女孩旁边扶着椅背站着的男子,从相貌和表情可以判断是小女孩的父亲。她想提醒下男子照管好孩子,但看男子只顾埋头翻手机,只得忍了。小女孩眼睛不大,晶亮,滴溜溜乱转,风筝挂到她头发时,还冲她一笑,道声歉,就又去摆弄自己的风筝了。

此时,她如坐针毡,哪有心情跟小女孩闲聊,淡淡地回了句“漂亮”,就把头扭向车窗。小女孩却不依不饶,继续饶舌,告诉她哪里放风筝了、如何好玩等等。她心烦得要命,真想大吼一声叫他闭嘴,又担心招来关注的目光,只能憋住气假装镇静。她暗暗在心里祈求,已换到座位上的那位男子出于礼貌,管管自家孩子,可从车窗玻璃的反光中看到,这个家伙仍在若无其

事地埋头翻手机。公交车走走停停,当听到车内广播报出要下的站点时,她的心像面鼓被人捶着,咚咚直跳。直到现在,她的大脑还像团浆糊,没想好怎样走下车,怎样穿过一段不算长、人却很多的马路,怎样在小区保安的眼皮子底下跨进大门,在邻居们的目光下,走入电梯,直到家门口。

她身上冰凉,脸上火烧火燎。她悄悄侧转身挡住小女孩的眼睛,掏出纸巾,想擦拭身下的座椅。

站名报了最后一遍,她必须下车了。她把身上挎的小包包带子放到最长,挪到身后,一脸决绝地站起来。可是,包包太小了,放在那个位置纯属掩耳盗铃,欲盖弥彰。她慌张地张望了下四周,几乎想再坐回原位。小女孩多嘴,仰着头问她,“大姐,你到站了?”她勉强点点头。小女孩说:“我也到了,一起下车。”然后不由分说地紧贴着她就走。她瞥了眼后座上的男子并没动,有点纳闷……很快到了车门,就在她一脚要迈下车时,小女孩忽然把手里的风筝挂到了她的包包上,狡黠地一笑,却没下来。

她下了车,看一眼屁股后边挂的风筝,莫名其妙!这副模样太搞笑,她正要伸手摘下风筝还给小女孩,车已启动。

小女孩伏在男子身上,把头伸出租车窗,冲她大声说:“明天这个时间,我还坐这趟车,记得还我风筝哟!”座位上的男子终于被惊动了,好像还冲她挥了下手。

公交车远去,风筝被风带得要飞,她一把捂住,瞬间明白了风筝的妙用。

一股暖流涌遍全身,她笑了,昂首挺胸,背着这只图案颜色都很夸张的卡通风筝,从容地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。

她以前没有放过风筝,看来明天还要再坐这趟车,跟小女孩约一约,看看这风筝飘在天空中是不是更美。



《收网》(水彩) □曾松龄

## 以诚相待 (外一篇)

□蒋寒

手机铃声响的时候,老马心情还好。

老马心情没几个时候不好了,他问:“喂,哪位?”

“你是马先生吧?”

“是的,我姓马。”

“孩子马上面临高考了吧?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要想孩子考上重点大学,请来我们智慧辅导班吧……”

“等等,自费辅导!难道还有公费辅导?”

“哈哈,马先生真幽默,是智慧,大智大慧!……”

“谢谢你讲实话,都说我们这样的电话是骚扰,其实彼此尊重、彼此理解就这么简单。退一万步说,我这个人从不骚扰诚实的人。好吧,那我将你的电话号码删掉……”

电话挂了。

果然,那个“智慧辅导班”的老师再没来电话。奇怪的是,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“辅导班”电话也没再来……

难道真如那老师说“不骚扰诚实的人”了,那女老师姓什么?

老马突然想起,手机里不是有她的电话号码么。打开,果真还没清理,犹豫再三,老马还是没敢回拨。是啊,人家答应不骚扰你了,你反过来骚扰人家,有意思么?

没意思。老马边删那号码边摇头。

理解理解!

手机铃声响的时候,老马心

情还好。电话一天好几个甚至十多个,接都不用接,今天我接了,我也知道你们是为孩子好。”

“是的是的。”

“我希望你理解。”

“理解理解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,请你将我的电话号码删除好吗,以免你们其他老师再打。”

“好的!谢谢你讲实话,都说我们这样的电话是骚扰,其实彼此尊重、彼此理解就这么简单。退一万步说,我这个人从不骚扰诚实的人。好吧,那我将你的电话号码删掉……”

电话挂了。

果然,那个“智慧辅导班”的老师再没来电话。奇怪的是,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“辅导班”电话也没再来……

难道真如那老师说“不骚扰诚实的人”了,那女老师姓什么?

老马突然想起,手机里不是有她的电话号码么。打开,果真还没清理,犹豫再三,老马还是没敢回拨。是啊,人家答应不骚扰你了,你反过来骚扰人家,有意思么?

没意思。老马边删那号码边摇头。

做个诚实的人吧!

理解理解!

手机铃声响的时候,老马心

## 我帮你分类

垃圾分类已深入到乡村了,可城里有的人还是分不清。

张武军就是这么一个人,虽

说光棍儿一个,但每天产生的垃圾也不比拖家带口的少。自从大院提倡并规范垃圾分类以来,他就被守在垃圾箱旁的大爷大妈口头警告过多次了,引起不少邻居的白眼。老马也为他感到丢人。

可据张武军说,他后来聪明了,深夜去扔,反正那地方也没安监控。平时将垃圾扔小车后,备厢,见没大爷大妈在场,赶紧扔。

再后来,他更加聪明了。大摇

大摆去扔垃圾,也没分类,只是每

回要么带个快递小纸箱,要么带一两个饮料瓶,装作着急上班的样子小跑过去,大声问:“纸箱要不要?”

“要要要!”大爷大妈争着回

答。

“饮料瓶要不要?”“要要要!”

大爷大妈抢着迎向他。

他说:“我着急上班,也就不

帮你们分捡出来了。”

“我帮你分类!”大爷大妈幸

福地回答。

“咋样?”张武军神气地冲老

马飞一个响指。

“咋样?呸,垃圾样。

## 良心